



10440

白蘇齋顛集卷之六

公安袁宗道著

弟中道

參校



絕句

鼓吹

兒童村巷競走鼓吹驛路喧闐何似池塘兩部宮商
漸近自然

翻前意

驛路紅塵鼓吹池塘青艸蛙聲本末都無音響雅俗

白蘇齋集

卷之六

欲向誰論

過黃梁夢三首

車帷且勿捲吾媿見盧公廣陌爭馳騁安知非枕中

其二

枕中天地寬夢裡年光速屈指咸音前黃梁曾幾談

其三

興道夢非真誰知醒復偽飛昇羨呂公亦是夢中事

銅雀臺

銅戶珠簾徑幾春樓衣歌扇化為塵隨風惟有臺前

柳猶勝當年緩舞人

行衛輝野村中即事

渚鴈沙鷗嘒嘒疏畦麥隴縱橫藤蘿也解人意垂蔓
爭冒前旌

其二

茆屋犬卧人邊麥隴鴉啼牛背倘逢種柳先生僕夫
停車少待

即事

寶鴨雙雙引使車都梁旖旎散郊墟腐儒低首還私

白蘇齋集

卷之六

二

憶走馬紅塵三月初

過鄆城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詩有感弟子鄆

城人也

一落書生口視香不計年鬚眉元別駕翻托李孃傳
散遂平

遂亭城外少風塵夏雲千層山萬層一片雲山不可
辨相錯還成倚轂收

信陽道中即事

巉巖繞畛畦小徑通車馬即此是桃源問津何為者

其二

四顧忽無徑僕夫何所往俄聞車馬喧疑在空中響
其三

山下無人踪山上無鳥語惟餘一片雲見我來遊此
其四

雲中忽吠鳴豈是劉安宅近看爨煙青人家枕山脊
其五

僕夫顧且驚於菟啼林藪乃是巉巖儼流泉挾石吼
其六

白蘇齋集

卷之六

三

橋上山峻峻橋邊石齒齒差暢遊人懷黍傷馭者悲
山中看雲

雲學嵯峨山山似靄靄雲雲山何似辨雲白山色青
青石橋

青石橋邊水時時生細波涼風還輕至金斗熨織羅
其二

鳧青點水心雲白杜山口借問山中人還知此樂否
三日行山中山盡有感

眼底青山愛頗真何妨日日對嶙峋今朝捲幔無山

色惆悵還如別故人

送李吉士予告南歸

青春乞得淨名身彩鷁脩脩漾白蘋
此去吳江風日好爐香經卷伴幽人

送潘雪松柱史建言謫閩三首

偶緣諫獵動天閭萬里南遷去主恩一壑豈能安
薜荔五雲長自憶蘭蓀

其二

片帆南下碧江濬秋月蘆花館別離
此去莫驚潘鬢

白蘇齋集

卷之六

四

改正緣憂國事成緣

其三

竭來紫氣滿闔門柱史玄同道自尊我欲真心求
勝義臨行乞得五千言

飲小脩所攜惠泉

昔逢惠山人曾說惠山好季子千里來同飲
惠山水

其二

竹裏自燒鐺清煙澹林月一飲洗煩囂
再飲沁毛髮

其三

馮以青王掬泠泠色凝碧憶得在山時一泓抱白石
其四

可憐白髮人朝朝望遊子今日忽歸來飲水亦歡喜
黃梁夢戲題

電光現出青紫蜃氣结成蓬瀛宰官神仙俱幻呂公
豈勝廬生

其二

貧窮輒慕宦遊將相更希仙籍賺人忘想無休誰道
枕堪室慾

白蘇齋集

卷之六

五

仙人洞

風牽弱水船山阻漁郎棹誰識仙人洞乃在紅塵道
其二

塵中一百年洞裏一彈指仙人曠息間見我九經此
萬猿書屋

高齋何所有琴書伴幽榻中有吾伊聲聲與猿聲雜
天均洞

洞裏無人踪洞外絕鳥語獨有風濤聲時出喬林裡
荷花池

綠水映紅蓮蓮葉何田田身在衆香國沉醉沒高眠
兩岸芙蓉

南垞與北垞岸遠渺難卽此處好行舟面面芙蓉色
春色滿園

结伴來尋春春踪在何許濃香襟艷容已滿與園裏
四面琅玕

白日起寒濤長夏何森爽中間安庶床趺坐絕塵想
天香噴道

獨有金粟園宜供金粟佛簪聞金粟香擲去礙膺物
白蘇齋集

卷之六

六

蟠栢亭

亭前栢樹子佛祖西來意了知栢卽亭是名第一義

桃花洞

君家漢水曲相近武陵源分得武陵花春雨燃山園

五老峰

峻嶒踞虎豹蒼翠積莓苔疑是廬山石風雨忽飛來

滙清亭

小築萬松下兩耳飽潺湲莫訝陶弘景長年只住山

長春堤

偶踏長春堤涼風吹解帶班荆數過帆沙鳥飛雲外
六言

三市六街扮演五湖四海稱揚優孟抹朱面孔偃師
傅漆肝腸

其二

贗鼎浪誇孔鑄偃巫也學舜趨土人休笑桃梗鬱壘
不異神荼

其三

鳧元無術肖鵠夔也無心憐蛇風砌對花軟飽雨窓

白蘇齋集

卷之六

七

支枕談眠

其四

松煙偶作蛙痕就裡誰分醜好他手我眼何干浪生
歡喜煩惱

題唐元微乃兄漁唱晚晴冊

數椽山水間灘聲雜泉響展簾時一眠夢境亦蕭爽

其二

澄江逗夕暉白練化丹綺風傳鼓柁歌嫋嫋綠陰裡

其三

渠几何所有詩卷三兩束惟應款乃聲時與吾伊續
其四

魚艇宿蒼前酒旗飄屋後沽酒復買魚對花傾幾斗
見白鬚

海深難比愛河深五欲騰波天也沉休把霜毛輕鑷
去一回對鏡一休心

死心和尚一朝棄諸生披剃書此贈

欲識新長老便是袁中夫依然舊面孔只少幾莖鬚
其二

白蘇齋集

卷之六

八

際藍為壞色裁巾作僧帽我狂正未醒汝魔初然覺
其三

豪性與顛毛一斬一齊落獨有愛山心不受銅刀削
其四

袖中五色豪落紙文光燁夢裡莫還人且留注貝葉
其五

選佛場大開這回應得儁寶葉窠高處歷歷題名姓
其六

神清骨亦癯雅稱手中錫一笑入千山藏身沒踪跡

題雙寺画竹

風竿不滿尺已饒千丈勢高僧禮誦餘味此蕭蕭趣

白蘇齋集

卷之六

九

白蘇齋顛集卷之七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館閣文類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

君子欲有全用于天下則貴慎所養矣用欲其恢弘
恢弘者無所不可為養欲其收斂收斂者有所不輕
為夫收斂者所以為恢弘而有所不輕為者乃其無
不可為者也是以齋戒凝神也而後鐘鐻乃成累丸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一

三五也而後承蜩若掇棼為戒視為止也而日斯無
全牛望若木雞也而異雞乃弗敢應而反走彼夫精
一技者調一物者且期于養而後其用全而况號稱
真英雄者哉矣志曰守若處女發若脫兔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也故夫號真英雄者高之至深闢之至裕
鑰之至密張之至弘有侗乎若童稚之心而後有龜
蔡之神智有怯乎畏四隣之心而後有貔虎之大勇
困衡胸中口吐弗張而後出其謀也若泉湧躑躅數
四曳踵弗前而後出其斷也若霆發其心俯乎環堵

之內也而後其才軼乎宇宙之外其心出乎輿臺之下也而後其才駕乎等夷之上此一人也其始之戰戰兢兢若斯無一能者而識者已有以窺英雄之全用其後之沛敷若斯其卓犖若斯其奇偉人始指之曰真英雄而識者固不覘之於沛敷之後而覘之于平居戰兢之時矣蓋自古稱真正英雄者放勳風動則莫若堯舜明光勤政則莫若姬公而貫百王拔顛華則莫若孔子乃其兢兢業業以勅天命吐握而憂瀟冰恂謹於鄉黨跼蹐于朝廷抑何其戰戰兢兢也彼濂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二

園者流逍遙徜徉見以為適而竹林諸子箕踞嘯傲於醉鄉見以為能解粘去縛語之以聖賢之戰兢兢若狙之繫於樊中不勝其苦而求逸去而叩其中遂乃空疎如糠瓢石田之無當于用安所稱真正英雄哉何也彼漆園竹林輩視天下無一之可為故究也無一之能為而聖賢者視天下無一之可輕為故究也無一之不可為故朱氏曰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豈弗信哉後之希英雄者宜何如曰無欲以澄之慎獨以折之則自無一時一事不出於戰兢而其養

深其全用立頭又何所媿夫世之稱真正英雄者乎
刻文章辨體序

蓋古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
機洩於龜馬基造于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摛藻則
天壤為光抒情則五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未
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寢與堂異而廟寢堂
之中楹與椽異節與椳異彼各有體焉梓人固不得
匠意而運也而矧夫兩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
乎吾姑置庖犧以前弗論論章章較著者則莫如詩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三

書乃騷賦樂府古歌行近體之類則源於詩詔檄箴
疏狀志之類則源於書源於詩者不得類書源於書
者不得類詩此猶廟之異寢寢之異堂其體相離尚
易辨也至於騷賦不得類樂府歌行不得類近體詔
不得類檄箴不得類疏狀不得類志此猶楹之異椽
椳之異節也其體相離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
體之中尊卑殊不禘祫殊情朝野殊態遐邇殊用疏
數煩簡異宜此猶椽楹節椳之因時脩短狹廣也其
體索相近窳易失真不可不辨也故夫不深惟其體

而以臆為之則漁父卜居之精遠阿房赤壁之宏奇
見為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為傷俳黃鶴白雲
之句見為似古而況夫他之樸拙者乎今天下人握
夜光家抱連城顛憚於結撰傳景輒鳴自鑿一堂猥
云獨踰千古全捨津筏猥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
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圓削矩非方即今沉思出
寰宇之外醞釀在象數之先終屬師心愈遠本色矣
則吳公文章辨體之刻也烏可以已哉抑不佞聞之
胡寬營新豐至雜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偃
白蘇齋集

卷之七

四

人效孫林教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林教也豈非抱
形似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遺神情者乎茲集所編言
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湮滅之精神在豈徒具體
者後之人有能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體而務自
發其精神勿雜勿合名近亦遠庶幾哉深於文體而
亦雅不悖輯者本旨是在來者矣是在來者矣編起
古歌謠至祭文凡五十卷外集起連珠至辭曲共五

卷

性習解

夫譚性者折衷于孔氏其云性相近習相遠蓋千古性學券契哉乃後世說者不無異同指性同者則有子輿性善之說在指性異者則有荀卿惡揚雄渾告子湍水佛氏作用之說在而孔氏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無乃處乎異而同同而異之間持兩端者乎嗟夫孟氏專言理以維世楊荀輩專言氣以惑世而孔氏則理氣合一一語而備性之全體矣今試觀嬰孺其天性常未漓也固有醒然而慧者亦有懵然雖解喻者固有相嬉而讓者亦有相聚而爭者固有逆之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五

而色弗忤亦有觸之輒怒而啼者迺其見親也有不煦慰膝下者乎見兄也雖不驩欣動色者乎此一嬰孺也有慧有懵有順有爭紛紛殊態安可謂之同乃又無不愛親無不敬兄安可謂之異蓋其異者出于氣而其同者出於理合理氣之謂性合同異之謂近故鑿近於性也迨少長已始深世味深世味已始不蹊徑理制氣者肩聖賢氣滅理者墮愚狂漸摩使然匪一朝夕而性之相近如故也故鑿遠於習也今夫明珠之隱水廬水清者光立見稍濁者其光隱見半

澄之斯可見而寔濁者非澄之久光將匿焉故軒皇
狗齋克欽明舜濬哲此水體之本清者也湯日新文
緝熙此水體稍濁而能澄之者也太甲初服敗度悔
悟桐宮率紹先業此水體本濁能久澄之者也至于
桀紂暴盜跖恣睢此水體愈濁愈撓之者也是性習
之徵也要之水可分清濁不可謂本無明珠質可分
昏明不可謂本無義理故孔子之論性語氣不遺理
猶之語水不遺珠而謂一語備性之全體者乎雖然
夫子直舉全體也而後世耳食者藉其似焉以騰其
白蘇齋集

卷之七

六

性惡渾杞柳作用之說性惡渾杞柳作用之說興而
後世之恣行胸臆者又藉其似焉以便已無忌憚之
為害將何極孟子深憂之故單取理義之性而曰歸
於人曰性善性善斯語也陽似少悖夫相近之旨而
陰實翼其師說故先儒曰孟氏有功於聖門不可勝
言知言哉後之譁性者必合孔孟之論而後性學揚
日月而行矣

刻文中子序

今之人方每海錯也而調梁肉進之見謂泊然不變

於口矣然海錯卒不可實枵腹不得不舍而之梁肉者何其味無奇而卒周于用也蓋余始得六子書讀之至莊列而神動心艷也已讀文中子泊乎其難入也已數數尋繹焉而始不忍去手盡易莊列之好好之倘所謂無奇而卒周于用若梁肉者非耶嗟夫嗟夫自宣父微言莫或抽緒無論莊列諸人汪洋橫議而白馬逞辯雕龍振奇湘蠶揚藻代及陳隋咏花鳥廢月露生乎斯時誰能不靡而仲淹者乃能抗手反經正襟譚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今觀中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七

說所載講勸之言出處之迹具在焉其詞簡而卷淵而通微而明曲而當旁觀大義潛宣教旨娓娓乎洙泗口吻哉所以滿挽顏習衣被時賢洗千古而空之揭吾道以行天者其以為畫宋儒力乎無如仲淹氏為之嚆矢矣且也溫魏房杜用其土直盤石李祚有如及仲淹身竟行十二策者其所以收太平效何可勝道余固曰其說無奇而卒周于用也非莊列氏比也今海內學士好治子家言方海錯乎莊列輩濡首其中而薄洙泗正論為無當此風不熄將為晉朝揮塵

諸人之濫觴其蠹世道而蕩人心寧有底極故吾取
諸子中若女中子之宗洙泗者付剞劂氏刻之以風
天下然吾非遂聖人之也謂其亦可為學聖者藉也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明興二百餘禩來其為翰林學士者若劉宋諸公而
下若干人無論湫隱皆不宜泯沒無紀爰題其姓氏
於石而某受簡記焉其竊惟翰林非古所稱天祿石
渠之府金馬著作之庭也耶而其所設官竄崇者則
莫若學士 天子有時坐細旃則鏘鏘委佩其間時

白蘇齋集

卷之七

八

效獻替啓沃心至重也自總攬制作黼藻絲綸之外
一切簿書期會弗得溷焉至清也右女之主時溫語
清問體貌有加即列曹寺卿弗敢望至榮也夫士伏
處窮巷以章句叢家至當國家重任至清至榮而今
且勅之貞砥是可以不朽矣然隆碣之間姓氏臚列
崇者躋輔相次公卿清曹則固有其德卓爾名世若
威鳳祥麟世爭先睹其名為快者矣則又有膚功在
世衆指其名加額稱頌願家尸戶祝之者矣則又有
雕蟲繡帛爛若春華後人誦其隻句案於吉光片羽

者衆則又有美食安坐糜太庾立致公輔行不唱肉
庭外饗無纖效者矣則又有張臆逞胸裒賂集穢齷
齷賢豪至今耳其姓氏若狼鴟在園恩逐之者爲夫
德如麟鳳者窠上膚功在世者次之雕蟲繡虎者又
次之美食安坐者爲下張臆逞胸者抑窠下矣嗟夫
嗟夫此名一刺也窠上者回蓋彰而窠下者愈顯
矣夫使窠下之名益顯何如伏處窮巷尚足藏拙乎
是前所稱至重至清至榮乃至難稱而所謂可託不
朽者乃易以遠之朽可不懼哉今文運郁壘海內庶
和充詞臣者靡匪一時名公鉅儒其所謂窠下者必
不肯爲勿論矣願益茂昭大德宣聖愷澤仰荷倚毗
俯作楷範以無忝太上之業第令弗務宣嚴師濟徒
積時月爲勞績則吾所稱品之下者即不然而日事
夫提要鉤玄揮毫哦誦吐咳珠玉以自雄則亦吾所
稱品之又次者其柰 朝廷清華之選而亦豈茲刺
石題名意也耶某頓首謹記

忠清仁辯

或曰夫子蓋未嘗難言仁哉故於人之過也而觀其

仁里俗之美也而稱其仁至任術挾數如管氏也者而亟仁之齊楚兩大夫業已被之忠清之號乃獨斬仁焉何哉曰論說於一時者其旨恕定品于萬世者其法嚴恕語迹嚴語心也夫語極於心則陰避而陽托者非仁陰趨而陽托者非仁即無所趨避未忘無所趨避之名者亦非仁何也有所為也故公旦稱德明保之忠天下信其仁非信其明保之迹也伊尹于乘弗顧之清天下信其仁非信其弗顧之迹也公旦伊尹雖出于無所為故即居攝疑于非忠五就疑于非清而竟不害其仁齊楚二子未免出于無所為是以其忠可仰其清可述非不足驚詡一世而竟不敢信其仁藉令信其迹不原其心則漆身塗市者仁乎灌園於陵者仁乎甚而至於食桃請殉即終南為捷徑者亦可匿其不肖之心而濶于仁乎聖人深慮之故于齊楚二子但被之忠清之號而靳以仁夫固嚴之心懼其弗真也或又曰有如真忠真清矣可以為仁乎哉曰不然仁體無所不包忠與清仁中一事耳今夫有木而華實枝葉附焉指一葉而曰木在是

也可乎有山而丹砂丹石生焉指一石而曰山在是
也可乎故仁首萬善總百行其廣也天覆其叢也川
流無不忠而無忠名無不清而無清名區區忠清以
擬仁正如木之一葉山之一石耳胡能盡乎不然則
聖門高第由可治賦求可從政亦可立朝雍可南面
已既稱不容口而至于仁何以皆曰未可知耶則齊
魯二子之止於忠清忠清之不可盡仁又何論也夫
然後知聖人非特嚴于論心抑亦精于論仁是又朱
子未發之意歟

白蘇齋集

卷之七

十一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夫論人于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辟書所紀外載在
國乘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
之瑜方寸之瑕則全林雜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末
路難長于室穴短于衝城則大用難駕鳳其外馭驚
其中則純白難夫置雌黃于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
無暇更僕論論較著者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
順命衡命趙衰狐偃從公子而伯西晉先軫之克敵
城濮孟明之收功三敗士燮之憂先肉寧趙武之不

損兵甲鋒也和戎向也憂國教也謀楚奚也顯秦夫
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季友助勦于
魯僖審武救寧於衛成華元折衝於宋桓夫國家重
勦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蹇叔止聶鄭之旅子
革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寤主盖皆有古弼違風
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叔舉僕盖皆有古薦賢風
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曾讓季札以吳讓倘所
謂輕國如履者耶盖靡靜士也孔父以宋替死仇牧
以南宮死荀息以里克死倘所謂存鏤如飴者耶盖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三

伏節士也若乃下惠之治亂俱進伯玉之卷舒緣時
士會無隱情于國中又非世所稱真良士者哉是數
大夫者固家懷棟朝家照映殺青而深詰其生平多
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始駿焉而不勝其蹶也才焉或
窒于大用也駁焉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雌黃于三代
以降雖也然予竊謂較用于國家者先功勳定品于
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雉于尊天王擯戎裔不
飲血而束諸侯于掌股上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羞
汚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

首管氏而狐趙為次牀教百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
宜首展禽而僑瑗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德
列國大夫則予所楊扝者優而就予所楊扝諸人則
管氏展禽尤優而器小貽譏不恭興誚則其他又可
知矣故求不窘于才無詭于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
是在三代盛際乎雜論于春秋矣余固曰置雌黃于
三代以降則難也

救荒奇策何如

日者天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于天吳西北困于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七

旱魃山陝之間食石以延瀕吏之命何論懸磔哉
天子旰食公卿拊髀計可甦元元者不難胼手濡足
圖之而二三臺諫皂囊屢上即不能外蠲賑二議者
以惡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
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蠲蠲賑二議即令管晏
持籌賈晁精算計必出此矣然而竟未能濟元元之
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攣弗變獵其名而奉行勘實
也拘攣弗變奉行勘實即恩綸時下日纍載少府之
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

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舊郡
邑之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
枵腹子遺救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
也流聞州邑不肖之吏黃封雖下白紙猶催畸贏之
夫腹無半菽而手足猶繫于桁楊藉當宁之曠恩為
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巡之白簡者何
其貪而黠也故昔微之察宜密也民方草食不充而
大吏猶華軒盛駟烜赫載道軒輶之使至餽遺充斥
供_三 且聽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五

也茲善行其蠲之三策矣以幽遐郡屋悉仰內帑其
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鏹給州邑之窶者鮮
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雖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
邑之中一都之內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
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
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
之富民有不竭屢以趨者乎故強之使賑則難勸之
使賑則易也幽遠山民去城百里晨起裹糧登覽趨
城猶胥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

失柰何宜令耆民之廣平者借里之富好施者臨其
張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蔑不說矣故移民就食
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或量里之廣狹為爨若干令
耆民及富民之平者烹糜而日餉之期于便近民無
薪水之煩得飽食矣故散粟給民尚難為糜以餉民
尤易也夫珠不可襦玉不可食有米粟之絕之虞人
至抱壁以殞者故即得州邑及貧戶之賑而操金買
易轉移尚難故使下民債粟則難官司為轉債而給
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矣語云中流失船
名蘇齋集

卷之七

十五

一壺千金小補露際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
乎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稔然具而
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壅激澤何濟乎故在 天子
清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切訪諸 祖制毫無所增
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易私家不致濫取而
蠲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指誰敢不堅羔羊之節
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為蟲矣
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也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運寸之本存焉有意耀其才則無論其本撒而神洩于外而其才亦齷齪趨無纖毫之用於天下夫惟杜機葆貞凝定于淵默之中即自致其才卒不得顯蓋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也今夫花萼蕃郁人睹木之華而樹木者固未嘗先溉其枝葉而先溉其根丹雘紺碧人睹室之華而治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椽椽而先營其基者何也所培在本也良玉韞于石不待剖而山自潤明珠含于淵不待摘而川自媚莫邪藏于匣不待操而精光自燦人不可正說者何也有本在焉其用自不可秘也而輓代文士未窺厥本嗷嗷焉日私其土苴而詫於人單辭偶合輒氣志凌厲片語會意輒傲睨千古謂左屈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卿摘藻于上林而聆竊賞之行若汗顏矣子雲苦心于太玄而誦美新之辭者覩顏矣正平弄筆于鸚鵡而誦江夏之厄者捫舌矣揚脩鬪捷于色絲而悲猗犢之語者驚魄矣康樂吐竒于春艸而耳其逆叛之謀者穢譚矣下逮盧駱王楊亦皆用以負俗而賈禍

此豈其才之不贍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誠狹其識誠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文藝而先植其本凝神而歛志回光而內鑑鍰飲而藏聲其器若萬斛之舟無所不載也若喬嶽之屹立莫撼莫震也若大海之吐納百川弗涸弗盈也其識若登秦嶺而瞭遠尺寸千里也若鏡明水止纖芥眉鬚無留形也若龜卜著筮今古得失凶吉脩短無遺策也故方其韜光養嘿退然不勝如田畯野夫之胸無一能而比其不得已而鳴則天口皆涇濟吐咳成謨謀振球琅之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七

音炳龍席之女佳日比光天壤不朽豈比夫操觚屬辭矜駢麗而誇月露擬之塗播土羹無裨緩急之用者哉蓋昔者咎禹尹虺召畢之徒皆備明聖顯懿之德其器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讀其訓誥謨典詩歌抑何爾雅閎偉哉千古而下端拜頌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爭推為萬世文章之祖則吾所謂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辭之麟之仁鳳之德日為陸離炳煥之文是為天下瑞而長卿以下有意耀其才者何異山雞而鳳毛犬羊而麟趾人反異而逐

之而或以賈譽爲睹其女乎信乎器識文藝表裏相
須而器識猥薄者卽文藝併失之矣雖然器識先矣
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者其器必且浮淺而包羅
一世之襟度固賴有昭晰六合之識見也夫其識者
宜何如曰豁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其庶乎此又足
以補行儉未發之意也

白蘇齋類集卷之八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崇祿

館閣文類

乞進講大學衍義疏

伏惟 皇上效明聖緝熙之學采老成芹曝之獻數
日以來御經筵者一御日講者二披圖對史左詠右
詢遠陋金華白虎之談近跨邇英延議之論矣臣數
遊豹尾中仰瞻 聖衷惕厲不勝忤踴竊效塵露少

白蘇齋集

卷之八

一

禪淵嶽焉臣竊睹儒臣進講曰經曰史詎不稱古訓
哉然而經史以外尚有足羽翼聖真補苴鴻猷者謹
按大學衍義一書先臣真德秀氏之所為纂也總先
聖之規模則先王之典謨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該後
賢之論議則繼之思孟况雄什舒敵頤之說衍格致
則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衍誠正則崇敬畏
戒逸欲衍修身則謹言行正威儀衍齊家則重妃匹
定國本嚴內治教戚屬網羅先躅摅撫舊聞其廣則
併天極地其細則繭絲蝟毛其小則洪河之散流其

合則戶之有樞也而車有轂萬禩之理忽來茲之龜
鏡具是斯已勤矣臣愚以為儒臣進講經史而外益
以此書必能仰資黼座弘資化理啓沃灌溉功匪渺
鮮臣腹惟系大於學格后所務非第如經生齷齪據
梧唔呶揚扞以聞博雅資楮墨已也其躬修貴約其
履蹈貴實其咨詢貴虛其問學貴恒夫衍義所載一
言一藥而稽之今日于疋窳合者則莫切乎重妃匹
令嫡媵有公定國本令睹聽無惑嚴內治令巨鱷無
竊柄而圖茲三者在上皇上一念敬畏自標直影隨
白蘇齋集

卷之八

二

故曰躬修貴約也夫格致誠正初無奇艷世主所闊
視之者藉令陽浮慕于廣廷之上而陰違戾於重帷
之中是戲塵飴薦芻狗而耕石田也安所用之矣故
曰履蹈貴實也黼宸之上人主高拱穆然何論神明
而二三儒臣踟躕母敢失尺寸執牙籤屏息得畢所
肆於前大善矣臣獨計明主得少假借娓娓下訊
云何格致云何誠正云何修身而齊家二三儒臣各
薦所見其當上指與否俱且和顏受之有不折肝
剝膽者非夫也故曰咨詢貴虛也夫日新時保衍義

兩稱引臣竊見 皇上昔在冲齡講筵之御煥寒不
輟而近歲傳免者屢矣今雖銳志講學萬無復輟而
臣已閔然有鮮終之慮焉衍義之所稱緝熙日新與
戒逸欲者可不日陳于耳以預防之乎故曰問學貴
恒也且臣伏聞 高皇帝授戈未幾即取衍義書之
塵壁而 世宗朝亦嘗取衍義君臣講論為倡和詩
此豈飭私文之偉儀修太平之壯觀已哉其躬修誠
灼其踐履誠實其咨詢誠虛其問學誠恒也此祖宗
故實非臣臆見也武先賢在今日伏望 皇上下
白蘇齋集

卷之八

三一

采芻蕘特 命儒臣進講大學衍義設誠力行臣所
云四者臣幸甚天下幸甚

一貫忠恕說

昔者曾子取忠恕明一貫而紫陽氏以為是借言之
也自紫陽氏有借言之說而輒世俗儒愈起分別而
增葛藤愚竊謂忠恕之外別無一忠恕通天下之外
別無貫悟者見其一而未悟者見其二焉爾今夫人
不忠則偽不恕則私私偽紫其中是不一也於是與
物為搆日以心闢隔形敲於一膜起藩籬於我聞相

刃相廩以行而天下遂于我渙然不相通是不貫也
是不忠恕即不一不一則不貫也忠者無偽恕者無
私無偽無私則在我盡撤其障隘以通于天下天下
亦洞洞屬屬盡見我太虛同然共得共適而薄海含
靈盡歸我膜歸我闥而無纖毫之扞格而弗通是忠
恕即一一則貫也而柰何云借言之乎或曰一貫即
忠恕則一貫庸行爾孔子胡不公語洙泗羣弟子而
獨擊之以秘傳曾氏者何哉則紫陽之云借言豈謬
耶曰凡借言者是本不可名假托之以明若二物然

白森齋集

卷之

四

而道亘今古弗異寧有二也即無論孔氏雖堯舜以
來所稱精一寧外忠恕特聖人安之則名一貫學者
勉之則名忠恕故愚嘗竊論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
之忠恕吾亦欲無加諸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
而勿施于人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反身而誠者所謂
聖人之忠恕非乎而強恕而行則學者之忠恕是矣
立人達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能近取譬則
學者之忠恕是矣老安少懷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
乎而車喪共救善勞無伐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善乎

程伯子之訓忠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軌道變化
各正性命又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夫忠恕
動以天而同乎天豈與一貫之理纖毫隔闕哉故曰
聖人安之則一貫學人勉之則忠恕曾子功力將純
故傳其安者而弟子境界尚隔故僅聞其勉者異者
造不異者道則紫陽之程借言也其毋乃太分別與
雖筮一者渾渾淪淪不可得而名曾氏恐學者難之
而道迷故直發之曰忠恕紫陽恐學者易之而道亦
迷故又解之曰借言而均一明道覺人之心有所不
白齋齋集

卷之八

五

得已者矣吾又聞紫陽有晚年定論深悔其傳註未
當有誤來學茲解也或猶未定之論未可知也

防河議

今天下譚防河者豈不溢甚辨哉日者祥符蘭陽間
河決百餘丈湮城郭毒人民患非尠矣然僅及沿河
之人民未至奔潰四出為根本害而其沿堤之瑕者
補之令堅且厚尚可支目前而徐邳以南則為害滋
大矣蓋害在河以南為四肢之病在徐邳則癭之附
咽喉失今不治憂尚忍言乎異日者徐邳之間豈誰

合流今黃強而淮弱則不能合和強則易決高寶之
間決而國家數百萬飛輓雲連將何道以濟乎則害
在運道淮不敵黃將縮而旁潰旁潰其及泗州乎則
害在陵寢且黃繇清河凡四折而趣海藉令一者
不守而淮安高寶鹽鹵之民何恃弗為魚乎則害在
人民是河南諸處害僅人民而徐邳間則合害運道
陵寢而三也三二瞿瞿之臣蒿目而畫者不出疏築
二義然理勢固不能出疏築二議矣是在當事者求
其當實行之焉耳往治河之臣計謂堤深則能束水

白蘇齋集

卷之八

六

水受則勢迅而沙淤隨下是寓疏於築不可謂非便
計今沙竟未能滌而水日益高將復議增堤增之不
已將隆之於天也無論靡內帑即緩急奚益也邇年
議少異矣是故議重開草灣議開月河板閘議落崔
鎮等堤夫開草灣僅能防西堤之冲有如浞清江決
而入柰何則重開草灣非計也夫河堤不足賴矣將
月河足賴乎則開月河非計也今崔鎮徐二堤流甚
細季太三義久塞今雖落之豈能洩洪洞之流則落
崔鎮等堤而非計也然則遂無計乎曰酌之疏與築

之間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夫河南之境水堅難測而徐淮地燠解冰於季冬測其淺深而濬之及底焉久之河益深水益日卑不憂潰矣此疏之一策也又自大河口別開一河至瓦子灘以接草灣出顏家河庶幾正河不冲入清江關乎此又疏之一策也夫安東至雲梯一帶業已堤之而郊陵至羊賽四十里及可為束堤乎此築之一策也凡此皆補苴殘漏之計矣乃若功力甚鉅可計萬全者似莫若復故道河自桃源三義鎮達葉家冲而合淮寔惟故道而濟運一河

白蘇齋集

卷之八

七

迺支河耳今河流竟棄正河而據支河有如復此直接顏河只可支數十年無恙一勞久逸輒費永寧將在於此是又善行其疏之上策而築可無論已語曰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能為夫唐堯且咨嗟俾乂而漢武沉璧馬宣房執子間而為詩以嘆今譚何容易哉藉令今所陳復故道諸策可實見之行亦賴廟堂精擇純心任事者全委付之而破拘摩寬文法無愛帑藏無惜高爵戒十年九牧之擾排道旁作舍之謀即地平天成河瀆獻瑞可望于今日而何慮三患

不然吾未知空譚之可以得患否也

擬遼東剿平東夷 賜給總督薊遼都御史詔

文

奉 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擁旌作鎮弘資帷幄之
良秉鉞專兵式重干城之寄矧薊遼藩屏京國而總
督鎖鑰北門屬羽檄之風馳賴幕畫之天捲言念非
常之伐宜膺不次之恩爾總督薊遼都御史某文武
兼資忠良夙植器足當盤錯出以沉幾志不避劬
應之閒暇頃者海西之弗靖實由那林之逆謀雪王

白蘇齋集

卷之八

八

台之孫報二奴之怨鹵掠畜產虔劉士民結連淵藪
跳梁邊境鼓螳臂以當輟張螢火以燔山知鼠竊之
無能為顧集謀之安可赦爾乃克攄神算用振皇威
甲士電馳戈鏃日耀先聲播而天狼膽落全軍臨而
孽虜魂銷獻斬馘者盈千獲輜重者無算烽燧撤警
賴以拯東鄙之危師旅投戈送茲輝北顧之慮勳在
廊廟名震華夷我武惟揚朕心嘉悅庸鑒勞績爰賜
寵綸嗚呼方赫宣猷則周王攘外營平展力則漢主
拓疆嘉爾虜功諒同先躅爾尚恢張志意益勵忠貞

舞兩階以格苗朕不敢後于羽之化出萬全而制敵
爾當克先桑土之謀欽哉

毛穎陳玄石泓楮素傳

毛穎本中山後也善昌黎昌黎傳之詳自唐遂由中
山徙西吳而其友陳玄石泓楮素者相與同起處陳
玄者秦五大夫裔世居易水後散處都會間惟遊歛
者貴盛甲天下自萬石君以躬行顯于漢而子孫能
世其業者莫若石泓徙清徙絳徙端溪俱有名而楮
素者一名知白其業成于蔡黃門楮先生其昆季也

白蘇齋集

卷之八

九

初毛穎謂泓曰若塊處跬步不移毋乃好逆乎泓應
曰吾不能效若齷齪勞形也素亦謂玄曰若黠黠自
污非夫哉玄應曰若皎皎者乃易污蓋穎嗜動而泓
嗜靜楮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
人孰能知動不異靜靜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
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于是始定交
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馬上
習不能用項稍用亦不肯竟去學劍而四人者遂擯
於世其後毛穎見班超而超授之楮素謁李意其意

其裂焉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徒懷忿俱不能為二友
爭已而入坐左思藩溷與左相對幾十年四人非不
知藩溷之褻而重左之博雅不能捨去左賦三都膾
炙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於王
羲之者羲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王每謂人曰吾
以毛君為刀劍以陳君為釐甲以石君為城池以楮
君為陣吾其遂為天下勅乎羲之物傳諸子孫子孫
待四人敬不衰至今稱臨池業自烏衣一派外無兩
者本羲之暱此四人之力也自是四人名逾重無論

雅俗顯隱皆爭客之而家後有藝圃主人者尤極禮
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輒就泓謀定然後
告於楮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此四人
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迄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
主人禮遇相議所以報德者於是泓語素曰吾聞主
人方玄覽逖搜為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貞潔一身之
時以問穎穎曰願盡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
愛摩頂盧主人任用卒相與畢力任事終始無間云
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絕太史公曰夫士遇合固各

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遇劉項時齷齪殺囊中以為計畫無復之爾及其遭時遇主彈冠俱興並有顯代聲施到今豈不偉哉然今此四君懷忮並進各不相能功亦不就乃能相挽相推若左右手以有成績嗟乎可謂善始令終無負師濟之義者矣

刻玉海序

自唐宋來博雅君子招撫厚言勒成類書者無慮數十種云徵事者采其繁屬詞者擷其藻功藝苑者鴻矣不佞蒐獵其間竊恨諸書所載或誕焉而不及核或蔓焉而不及詳又或喋喋纖嗇焉而不及弘鉅也

白菴齋集

卷之八

二

其竄核竄詳竄弘鉅者宜莫如玉海一書夫孔不語怪而他輯者多尚奇僻以戒俗藉令肆此而能識畢方辨癡龍非怪也而玉海所紀皆宇宙所必有及世人所經見者即譚天譚律應譚祥瑞易涉幽渺大都羲和氏之合流而屈軼莫莢之濫觴無甚奇者故玉海竄核也他輯多揭片語採隻句以資組織助吟咏而此書繇天地及經籍制度探源溯流擗比鱗次萬無漏一故玉海竄詳也月露花鳥何闕朝政他輯壘

纍纍非此者所謂卉譜蟬史耳淺矣此書上逮帝學
下逮僉食皇皇懿懿夫孰非黼宸上務與密勿之宏
議也耶故王海寰弘且鉅也而今世經生學鮮本原
藉口孔氏多識鳥獸草木之語齟齬焉取前所謂載
花鳥紀奇袤者而綴拾之以流連光景謂是馳騁藝
林矣此其弁髦玉海也固宜嗟夫孔氏多識鳥獸草
木然其學之大者不曰識天識小乎識大識小固所
謂國家之典章制度也則玉海其近之也已烏可少
也噫嘻士貴通達世務曉暢經濟况業以經術起家

白菴齋集

卷之八

十一

有鴻負鉅而或不開于古昔典故之詳沿革始末之
異以徵今代之所廢所興以准官而考政于國家何
賴焉其或者以當宁慎默也則可而有如一旦天
子坐白虎觀延諸臣細旃之前上訊天文下課地理
中訪皇王霸之業及歷朝制所起異時所以善敗而
乃喑然無以應曰主臣臣愚不及此此無論無以將
順黼藻光揚 聖德即職業之謂何矣誠取玉海一
書時用披閱豈徒廣異聞侈腹篋亦國體臣職之助
也是用刺之以公諸藝苑其所繇名玉海者則前人

序已詳之茲不具論論其兩闕之大以為入海采玉者勸爾

皇祖成功文章頌有序

臣稽古帝王巍乎成功煥乎文章惟放勳稱焉百代罕儼矣至乃跨躡百代肩踵放勳共救天壤照耀今古者孰逾我皇祖哉夫我神州之內自相述承禮樂文物未盡變易也豈有天驕闖入中原推結其冠裳汎掃其法制如胡元也者丁斯時也村謝神武則成功豈易德歟聖哲則文章奚遑乃太祖皇帝龍

白蘇齋集

卷之八

三

奮淮甸禽雜醜虜驅而置之大漠之外自遼海以西陰山以南耳不聞夷棘之音目不睹辮髮之俗至夫馘漢擒吳滅夏平梁尤雜殫紀不越十禩寰宇混一可不謂雪百王之耻除千古之兇者乎功莫大矣已乃秦庶既逐湯網尚踈皇祖又于是乎建睿謨攄鴻算以潤色之罷中書省戒擅也撤母后席杜漸也官制律令闢亂也領行集禮範世也樂章九奏彰功也祖訓大誥貽則也皇哉唐哉斯又皇祖之文章所以益燁星辰者也夫威定秦項則馬上之習無父

治幾成康則臣虜之羞莫雪文章成功信難雙美而
我皇祖乃武乃文亦經六緯豈惟漢唐兩主端拜
而讓斯名放勳以來所未覲也臣也繪測天海豈能
彷彿高深願欽仰皇烈亦安能已夫揄揚臣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茫茫區宇上豔下躋扇飈四野揚
氛五岳天剖靈符萬生高皇蛇螫示異立筭呈祥
奮起東土爰振士旅猛將如罷謀臣似兩旌髦耀日
戈鏖干雲爰摧勁諒爰取偽誠遂定南服黃鉞北指
衝堅堅瑕杆敵敵靡傳檄王庭孽胡褫魄左賢烏散
白蘇齋集

卷之

五

永靖邊塵皇曰無荒貞我王度積慮委心儲思垂
務玄覽書林遙集女圃金科玉條昭示來許爰定禮
樂以洽幽明明堂雍臺振鷺充廷帝典已補王綱已
張麟麟冊府庸顯周行卓哉神武宇宙永垂軒讓
五岳禹遜神圭懿哉聖女日月並煌秦規漢韻等
于螢光武烈文謨啓佑來茲時賴女孫覲之揚之何
以覲揚惟敬惟一天庥薦隆萬禩無極

玉壺冰賦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冰焉問於憑虛丈

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攄情
子其抽秘思騁妍辭侔色揣稱為我賦之憑虛丈人
逡巡而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於君子冰並潔
于神人山海備載夫龍首幽風發詠于凌陰璞或獻
于楚山井或鑿于凌雲賜重宣室直倍連城或不韞
而自朗或屢琢而稱珠玉號貞栗冰亦堅瑩離之則
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于石剡器成壺以虛而
受用當其無侔巧周瓊埒奇夏瑚于是嚴律閉陰雲
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塞鴻驚天景初夕玉

白蘇齋集

卷之八

五

壺始冰質規規而外圓色輝輝而內瑩遠而望之若
太陰團圞昇銀海迫而察之若洗滌恍朗浮金莖若
夫朝開霽色旭日曛矇光射冰壺如紫金之在鎔殷
殷燦燦照映房櫳或望舒繼明義取已沒光凝冰壺
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瑩瑩可鑑毛髮若乃置于殿廡
列諸明堂彩鬖龍袞色耀黼裳琬琰陳兮韜輝弘璧
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圭俎靜閑用昭潔祓式供
清遊間觥醪之璀璨添拒鬯之泔淡又若依玉堂近
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清翰墨之思翛然遠

闌闔之塵至若賓筵乍啓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靜嘉
祛錦席兮炎蒸何借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縈釋肺
腑之塵鞅悵賓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慙
隋珠失照趙璧讓研刻畫非人工可及瑰竒似神工
所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觀之者神清何涼草之可
擬豈寒孤之能矇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矚止及夫
戶廷然已寬然具體乎閨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似
已濯魄于瑤瓊亦何必躡足于峻嶒也稱引既已復
作而為亂曰玉匪冰兮空復守貞冰匪玉兮未離滓
塵冰假玉以為用兮玉含冰而轉清直方任器規圓
恊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溫如皎如象君子之清貞
姑射主人欣然但膝相屬曰善哉子曙於冰壺之德
矣乎微子鴻辭則冰自貞說章厥美矣于是命觴飭
腊敬薦上客庸佩玉音服之無斁

白蘇齋顛集卷之九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叅校

序類

叙守考績序

蜀郡以文學顯自文翁始而盛于司馬長卿文翁少好學通春秋為蜀郡守第僅能選郡縣小吏受業博士化蠶業為文雅之鄉耳長卿為中郎將建節徃使便畧定西夷稍拓其詞賦之才而用之武矣然今讀

白蘇齋集

卷之九

一

其喻蜀諸篇抑何其哮喘不實也夫二子竟不能舍經生之伎而見其奇解詞賦之發而著折衝功也豈才則畫之華實相掩文武不相用譬則驅車於水操舟於陸能有濟乎否耶八閩以文學稱於海內而唐大夫用茲起家遽經術而嫻于文章幾與文翁長卿鴈行今繇張富順原裕而言觀之大夫豈稍精著文學之用如文翁長卿也歟公摩拊小民如慈母之哺嬰孺守皖時以高第著聲守叙亦然徃歲建越賦乃諸首為蜀梗餽餉不乏於時大夫功稱宸 天子嘉

其績晉秩三品今又以治功報寔將恩延上世矣夫
蕭鄮侯非漢廷第一功哉詰其繇則轉漕關中給食
不乏而已未嘗一日血戰矢石間廣尺寸之士而漢
高一且抑諸將而踞何功其右大夫雖守一方要之
其給食等今而後 朝廷所謂報大夫功當不止晉
秩加恩上世已也方今狂虜跳梁仰屋宵旰薦才之
疏輒上輒報而猶苦不給金錢纍纍載而之邊而戰
士之枕戈呻吟者尚相藉也則今朝廷用才豈有急
于轉餉者耶不佞居嘗嘆人中勞薪亦至邊士極耳

古蘇齋集

卷之九

二

刁斗鋒鏑之間茹苦萬狀而猶然不得致一飽何以
激戰士心也故今日制虜之策宜莫先於飽戰士而
飽戰士於今日則尤難之難者夫何故東南之間歲
比不登枵腹以供咽喉之急當事者將益飛輓以飽
邊士則民病損飛輓以便閭鄙則士卒病非有循良
兼韜鈴如唐大夫者安能兩利也語曰不習為吏視
已成事餽饋要領業試之巴蜀矣夫豈其不宜于西
北且也唐大夫治郡甫期年晉秩矣廟堂之上不可
謂不知大夫亦惟是叙民之慈母未忍一旦遽奪當

宁所以憐叙民者良厚乃今當亟才之時而又會大夫報政之日叙民即何能久借大夫哉計朝廷所謂用大夫者當益要而大夫所以自效者必且趨轉餉之功而上之不獨賢于父翁長卿已矣

李母壽序

李先生之于不佞忘年友也先生將解組歸也則不佞謂之曰公青鬢長寸苗發軔乎治郡而柰何遽憇猿鶴哉李先生曰吾歸自為吾母耳不佞又曰夫郡齋不足舞斑斕耶碗江豈無鯉耶而何以歸為曰吾

母每餘輒念吾兄弟何能為我淹也吾又以大義勸李先生大都謂致身之於竭力也等耳柰何為一節之士而先生殊不顧不佞度不能強則竊計李先生行李惟有琴鶴無恙安能薪琴燔鶴以飽太夫人而李先生則益掀髯自得吾有種秫田數頃何慮甘脆且吾歸而採白湖之毛絕勝碗江鯉矣不佞益嘆李先生賢哉昔毛義動色於捧檄先生快意於解組雖進退不倫其致一也不佞雅聞李太夫人素癯而今者得起居狀于吾姊氏貌加腴而神愈增于昔則李

先生致之也夫李先生所繇致母壽者何也竭履聚
甘饍朝夕偕允若弟跪而觴膝下太夫人何不樂也
故壽寧遺二千石之榮不以遠離庭闈苦太夫人太
夫人何不樂也故壽李先生郎奕鳩時所活三木枿
楊間人甚夥而安慶之人餓骨立者相枕也則李先
生實肉之彼匪木匪石忍不為太夫人額手向天乞
年耶則太夫人又宜壽雖然李先生未老遺世稜稜
有仙骨焉子瞻所云若不富貴必當得道者也昔張
魏公尚能助教其母夫人計氏徹證而况乎具豪傑
之資修不朽之業高卧泉石之間可以坐進此道若
李先生也者吾固知太夫人者不必殮霞飲液而自
脩然出殺袞之外直揖金母乎瑤池偕樊魏兩夫人
掬肩而遨羅郁而下不論也斯又何論乎百年此盃
浪之言俗士之所笑而李先生之所獨契者太夫人
今且七袞不佞遂取此言賀矣

鄒翁壽序

不佞童時見翁于外大父所翁蓋踰六袞矣而秀眉
丹顏有孺子之色又十年不佞為邑庠生會舉鄉飲

酒禮不佞同三五青衿歌鹿茸于堂下于時哀然感
衣冠而坐者非翁耶而何以秀眉丹顏宛如不佞童
時所見也則業已心異之而至于今又十有五年蓋
不佞童時所見邑中景物多異矣被提者感年矣感
年者二毛矣即不佞亦且從少得壯而翁秀眉丹顏
顧不殊恒時聞之翁孫伯賢者曰大父不出戶數年
而神炯然而氣充然而步履趨然飲噉益雄也嘻大
異哉八十翁何以能爾乎或者意翁善服餌丹藥所
致而翁固未嘗交方外士無所得殫露飲液術也又

白蘇齋集

卷之九

五

或意翁有異骨如所稱綠筋玄山者而翁又不然則
竟何術致焉求其所繇致此者而不得則相與異之
且望之曰翁且九袞且百齡夫九袞百齡乃翁所饒
然而不足為翁多也翁蓋有真壽者存何為真壽非
耄非耄非期非頤非松喬非冥靈嬰孺所具白首或
未知今夫嬰孺髮鬢而膚澤迨其老也鬢者化素澤
者化瘁而此嬰孺能飲能噉能動能止能啼能笑能
默能語之知自童至老不衰不移鬢髮可素此知不
素膚澤可瘁此知不瘁知此知之原者可以一瞬天

地而蟬蛸乎今古是之謂真壽松喬昧之故與殤等
冥靈昧之故與槿等乃翁却掃跣坐久矣却掃久必
隳息諸塵緣息緣則靜靜則虛虛則通通則智生智
生則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其知無涯無涯之
知是為大年九表百齡一展辭頃何足論也抑不佞
聞之智弗具者萬行奚源矣行不備者一智奚托矣
故單輪不運孤掌不鳴而獨翼不蜚故行也者載智
而運合智而鳴副智而蜚者也自吾邑有翁而窶人
多以飽寒者或以溫行者不苦無梁而賢人之祠不
白蘇齋集

卷之九

六

至德漫則公之行也為貴公子而有以自下遺榮以
安一壑之內其所衣食不及中人則公之行也訓子
若孫多長者之行則皆公之行也士行幾備矣行備
故意無闕意無闕故智速具智速具故知無涯知無
涯故得大年得大年故得真壽得真壽者方且超于
支干之初方且遊于無障礙之野方且寢處于不雕
之園故可縮百年為一時可演一時為百年其使眉
秀而丹顏者其餘也故曰所以立命而或者猶然索
翁于形骸之中破衰之內誇修齡于一瞬之間不亦

遠夫子是邑長者聞不佞言而善之曰子之論在形色外即吾儕將藉以求真壽焉曷書以壽鄒翁庶幾鄒翁益勉其所為大年者

江陵涂使君任黃岡序

不佞聞句章薦紳津津乎談涂使君不置口無何補蕪陽蕪陽者楚巖邑不佞有先人之菽廬在我諸父昆弟實稱編齒不佞聞之而喜無幾何而以治行移江陵不佞抑又喜江陵距吾邑僅一舍豈其無豈弟之餘以波及我甫餘二禩而侯又之齊安矣侯且行白蘇齋集

卷之九

七

鄉里父老趾不及闔閭者纍纍至衢塞相藉以行畊者負耜貿者弛擔狂走無次攀侯車而號侯竟去我侯何去我車為枳不得發而不佞于時以役竣歸相值也訊父老良苦使君何以煦噢爾輩令爾閔閔若子去父如此父老趨而前使者胡不聞日者女魃為災吾邑稱劇然吾儕銜食而不虞餒也班荆休居而不虞勞七尺之靡晝扃而不虞追呼夜啓而不虞盜有子據梧晤咿而不虞困公門數武邈若河山歲時伏臘醉飽徵逐若稚子寧憂饑也吾儕即小人亦安

能飲水而忘源蓋我使君之異政多矣里有長河副
為亟裁之矣買粟而食疇人不操釜而飽矣豔有刑
矣稅有期矣番黷繭足而不能開兩造之口矣里猶
矚民橐若其困廩今視猶燦金矣唯是江有水畦有
匪以充使君庖餘無庸矣仁乎使君今竟去我我柰
何不悲不佞聞其言而感焉夫龍門傳循吏豈不稱
公孫儵迺其初尚來與人之誦至於文翁次公輩吏
民愛敬蓋待十餘禩後至于長子孫乃可致也而涂
侯為慈谿其士民若嬰孺于慈母未幾而蕪陽又未
幾而江陵而戴之愈甚乃今齊安鄰蕪民信之矣惠
尤易洽者是何其效之捷乎豈古循良所難而涂侯
獨易也或曰涂侯蓋講于性命之學者若是則奚詫
其易蓋昔者文翁次公輩其才智非不魁然然本地
未晰也獨獨焉朝課而暮樹操其粗而欲精入于人
心夫安得不難侯精徹乎性命而用其土道及一邑
屈伸辭間收循良之效理有固然奚詫其易矣于是
敝邑方侯暨諸公屬不佞一言以贈侯行不佞謹次
前語以復乃侯兩繇移齊安則他贈言備矣不佞得

葛醫序

僕年十餘歲時善葛君二十一二犯霜露幾不起服
君藥得生僕自是不能忘葛君丙戌携之遊都門既
讀書館中日與葛君相對劇談相樂也計故人新殫
寇君豈詎生丘壑想耶比歲暮則竟思歸矣曰吾汎
乎不繫之舟愉然而來耳然每寒暑之夜聞馬蹄颯
沓問之則紫瀾客也夫亥髻易霜歲月長缺乃驅使
泡沫之身于石火電光之頃者安在樂也且如僕生

白蘇齋集

卷之九

九

而習軒岐之業讀玉機之書此自里中所睹似未嘗
不立効也立効而人或吾功或不吾功四十年而僅
不奪糈而已矣則詎非命與伯修君吾夜夢吾匡山
之廬白石清泉濺濺有聲翠竹檀藥醒然在目吾能
不思歸乎婚嫁果畢五嶽終遊君無留我燕市當訪
我浮羅耳予知其不可留也曰吾家有車臺湖者山
水足以娛老吾不日拂衣當為湖上草堂以居居士
入山雖清寂恒苦衣食于老人不宜匡山羅浮皆未
可也請思之

唐醫序

唐生入楚中即止余里車臺湖上湖上山水清絕唐
生結茅為室讀諸方書其中故其醫獨精吾族數百
家聚村內如唐生之南阮則北阮已約轡其門都不
得他往矣唐生為人短小精悍髯如戟雅善滑稽而
于理無不曉談空唐生則談空談玄唐生則談刻談
米鹽唐生則談米鹽人人為唐生已暱吾族諸伯姊
兄弟多富人好酣飲狂歌呼五白擲六赤為歡笑非
唐生則不暢予自都門回諸伯姊兄弟相聚為樂必
邀唐生每會即悵然不能捨去諸伯姊兄弟道唐生
活人事多奇予為驚喜然唐生近有四方之志欲遍
遊五嶽明年復欲從我都門甚善甚善四方之活于
唐生者又當不可數第今諸伯姊兄弟一歲不樂矣
唐生乞居士言居士遂信手書之

顧使君考績序

不佞容歲使楚過趙衛之間聞田間桔槔聲達旦柯
葉萎而田疇龜也竊蒿目嘆曰吾郡得無類是乎蓋
之楚而景物差勝矣之吾郡則愈勝每見野老班荆

而嬉市人酒食相徵逐童稚飽食行歌于途荆扉夜
啓窳無犬聲則疑吾郡未嘗受暎若水而造物者獨
私吾邦人及歸訊邑父老則造物者故未嘗獨私吾
郡人也歲比不雨猶之乎他省而水患猶甚丁亥江
濤鬻城舍如蛟室則畎澮可知夫陽侯女魃一之為
甚乃今並起而毒我民我民之立當槁者惟百而幸
不就槁且樂生如稔歲伊誰為之夫造物之柄人或
移之則觀察願使君力也自使君捐贖鍰而甯人起
均門後而屢市貼席卧飭兵戎而綠林遁跡寧餓死

白蘇齋集

卷之九

二

而不敢攫金修江隄而沿水戕然山立西蜀雪消勢
若建瓴而不為害諸所興除甚夥一一中民利病民
柰何不樂生而區區水旱安能為災也不佞居嘗謂
恒時未忝穰穰一温然長者兀坐而涖之可立使民
塗歌卷舞若乃丁饑年臨畸民搢搢用力尚慮不脫
而乃安然甦蔬色之人收稔歲之效自匪温良蕪乎
卓犖鮮克辦矣使君寬然君子而行能超超令邑倅
郡俱著異政青天明月之謠至今在人口類可謂華
實並修而誠與才蕪資吾郡化歎而豐易瘁而發又

何怪焉我民方且飲德含潤謂可長有使君而使君
已及報政之期矣勞苦而功高旦夕且膺顯擢我民
即欲不去膝下烏可得已或者當宁幸哀憐荆民即
不次之擢猶仍楚甸則我民之飲德含潤當未艾今
以後我士民日夜願手額天曰庶幾以公福荆人萬
吻偕饗若螟蟴然則尚冀萬一得兩欲哉子時郡大
夫涂公而下徵不佞一言賀公不佞荆民也敢單述
荆民之情以附竹馬兒歌謠之後

壽封公龍川邵公七袞序

白蘇齋集

卷之九

三

不佞曩讀吳明卿先生所為邵太史兄弟連辟序而
知太史有翁龍川公云已聞里中一二薦紳稱龍川
翁幾七十矣而健貽背而丹輔玉光紫氣隱隱眉宇
間時涎社中浮白滿引豪吟即壯者色奪陟絕嘖屏
鳩杖不御賈勇趨趨若飛諸少年竭屣弗及是始將
百歲未央乎不佞竊疑焉疑翁殆稟綠筋玄山諸殊
相非復凡骨又翁居近鶴樓多僊人或得涎赤斧山
圖葦採扶桑椹金華芝餌之以却老駐顏乎然竟未
曙公所繇老而彌健者而頃之不佞用中秘後進習

次公太史明龍每篝燈劇談太史娓娓及翁事也曰
予大人以經術發家諭祀祀士洗然速肖而會流賊
薄城令將遁匿大人正色宣言大夫柰何愛頭顱整
篋鼠竄令賊恣意魚肉我士民耶按劍誓衆設方畧
城守賊驚鳥獸散今祀士民猶如額頡部公甦我大
人雖性冲夷乎然不能遽戚事長吏以故令舒城治
行軍灼法當殊權而僅移刺趙刺趙又坐與長吏議
獄強項不屈拂袂歸矣歸而枕漢濱築數椽花竹環
匝接雁勺恰盤薄其中縱觀壘畔莊曇氏言不為已

白蘇齋集

卷之九

三

有時操長鑿課釀秫或買蜻蜓垂綸倦則隱囊匡坐
調息嗒然已耳不佞乃正襟起曰嗟乎吾往疑翁所
以老而彌健者乃今得之昔晉人戴東督而歌曰我
黍以育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翁起祀人骨而肉
之何論黍稷而所淮士民去翁如失慈嫗迨今有不
同聲祝長生若蜩蟬者且不見舟乎可五石者而載
十則溢可千石者而載十其運若夏屋其止若陵更
益之百而蝕水僅咫也不盡其用乃有餘用以翁現
偉才而老刺史比于用千未竟一造物者業百禧以

益翁蓋恢恢乎弗盈也今復徐徐于于娛心鬯意釋
煩捐慮而時跏趺游神清虛翁之壽也固宜且不佞
誦君父吞岫嘯而絡洞庭雷凜颯非久勤成一寡
言君將來天地精英取無涯之知結為大年以永翁
齡也是奚翅百年哉太史于是起謝曰子稱引良辯
令我大人聞之將輟然稱善為子進一觴乎居無何
都諫常君心吾來言鄙君月之某日寔維七袞徵子
一言也以壽願小子益疑何能秋毫重翁無已則向
所稱引太史前者或可述以觴翁也遂紀焉

白蘇齋集

卷之九

古

易大孺人八十壽序

吾同郡宦遊都門者僅數人而廷尉易子易齒窳長
其窳少者為不佞然子易母孺人尚健飯而其年已
八十矣藉令家孺人在者纔五十餘耳不佞安得不
羨子易微獨不佞也同郡諸君之母亦多不逮養者
而子易母逮養諸君母即逮養多不在官邸而子易
母獨在官邸抑又難矣于是同郡諸君子爭艷談之
且詫孺人所以致壽之多或曰適也孺人春秋彌高
而意加適適則神全神全則榮衛安和而血氣無結

轆之患或曰吾聞老人多愁而孺人轉適何哉曰以子貴也其居平尤能裂織不厭劬勞者徒欲其子致通顯以庶幾一旦恩綸之責今遂矣譬樹果者享其實摘噉之際得無快乎或曰非然也以子賢也嚴次卿潘孟陽諸公豈不通顯而其貴祇及重母氏慮至如楚萊子莞葭為墻蓬蒿為室賤矣當其兒啼庭下時其父母寧不舉觴相屬輾然稱快則適親之不在貴明甚子易賢者能罄心畢力以娛其母居嘗市甘膳啗母市鮮華衣衣母其委曲娛親不減楚萊子乎

白蘇齋集

卷之九

五

而貴過之矣不佞聞而嘆曰斯言是也雖然未曙乎孺人之心也子易蓋亟謂我言初奉母入都門時親知慮孺人春秋高不宜遠跋孺人笑曰我豈遽衰哉我聞廷尉天下平我所以往欲觀孺子所為耳乃子易竟能長跼受教慈祥哀矜遑遑服念為囚求生民以不寬母柰何不安其食美其服適其適哉蓋普者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他時而鄭母崔坐閤內聽其子裁決當理

則悅不可則引床下責愧之自古賢母知大義能就
其子名大率如子易母矣子易今者又受命讞獄滇
黔矣滇黔之地遠且雜夷雜夷則民多鼓悍易櫻刑
網而地遠則冤抑之引領望伸者不翅火中之思寒
泉子易奉宣上恩兩至多兩平反楛拳獲解圜狴一
清如蠲羅釋網魚鳥泳飛泉灑露滋而楛槁解妍其
為陰德可勝道乎昔之治獄多陰德者其效至于興
子孫夫福及其所生而福及其所自生又何疑焉是
以刑得其平號曰祥刑書不云乎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故祥于國則長國祥于家則長親理有固然
其無足異今子易能敬由獄大之以培國家之元氣
而其緒餘以壽母即臣道子道具是矣茲行也適值
孺人設悅之辰子易於是披服仁慈以為欄需潤宣
澤以為觴以袞矜為祈祝以平反為芝木子易之壽
親不亦大乎茲又不佞之所重羨子易者也于是同
郡諸君子猥有取不佞之言遂書以賀孺人孺人聞
不佞祥刑之語當又加適矣

